

十五年宮作駐吟

張表冬書
柳亭題



810.

07

De

美商羅斯福出版公司出版

中美日報

● 言論公正忠實 ●

● 消息迅速準確 ●

● 副刊精警豐富 ●

● 銷數廣大普遍 ●

地址上海愛多亞路一六〇號
電話一六八〇〇轉接各部

十五年寫作經驗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印行

每冊實價一元二角

著作者 張 若 谷

發行者 谷 峯 出 版 社

總經售 上海愛多亞路一六〇號
二百〇二號房間後費君

出版者 谷 峯 出 版 社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十五年寫作經驗目次

徐蔚南序

自序

十五年寫作生活回顧

在報紙上寫作——引用自己的作品——五部文藝作品

第一輯 學生時代習作

小學時代的習作

國文與作文——習作白話文——俗語與土話——「方言問答」——留意口氣注重思路

中學時代的習作

學習古文——熟讀韓愈古文——「最後一課」——作文文頌詞

我的處女作

筆記航空演講——「聖教雜誌」與「辛報」——「朱斌侯訪問記」

第二輯 記者時代習作

有志作新聞記者

希望作新聞記者——「一個報人的獨白」——保持我的筆桿光榮——孤島報人的新信條

投稿報紙的開始

寫應徵文字——我與申報藝術界——「到音樂會去」——「珈琲座談」——「異國情調」

作戰地新聞記者

任大晚報戰地記者——在吳淞炮火線下——不怕死的同志——搜集戰地報告的路線——「戰爭飲食男女」——描

寫巷戰——描寫野戰——描寫炮戰——描寫轟炸

新聞文藝與報告文學

「新聞文藝論」——文學家與新聞記者——觀察事物的訓練——配置材料的方法——文藝體裁的特寫新聞——

「五十分鐘和蕭伯納在一起」

第三輯 寫作技術經驗

寫作的環境

私人的書齋——藏書樓——事務所——銀葉樓——震西樓

揣摩中國舊小說

「水滸全傳」——水滸與史記——金瓶歎評水滸——水滸與新感覺派文學

涉獵法國文學

「法文善華」——不作空頭作家——古典派與浪漫主義作家——葛羅德研究

都會生活與文學

從自然界傾向都會——現代藝術的都會性——新感覺派作家——「都會交響曲」

二九

三二

三六

四四

五〇

五四

五九

心理描寫的手法

單數人物的複雜心理——複雜人物的單純心理——心理活動的過程——異性心理的體驗

六二

女性心理的描寫

男人對於女人的片面觀察——描寫女性心理的男作家——「婦人書簡」——「處女的心」——「她的一生」

六五

兩性心理的描寫

「戀愛論」——兩性戀愛的七個階段——譚敦——憧憬——希望——初戀——結晶——懷疑——信心——「女人的眼淚」

七〇

第四輯 寫作文體研究

怎樣寫文學批評

「月曜講話」與「文學生活」——文學批評之王聖伯甫——小說家兼批評家法郎士——科學的文學批評——指示讀法的印象批評

七六

怎樣寫文學隨筆

隨筆的定義與範圍——魯迅的隨筆集——日記體的隨筆——山海關陷落及其他

八一

怎樣寫音樂批評

西方音樂批評及介紹——愛爾蘭名歌手樂會——「到音樂會去」——「音樂方面的羅曼羅蘭」——馬賽歌及其他

八五

怎樣作寫景文

善於觀察事物——耳目口鼻舌並用——色香味音和感覺——「半夜彌撒」

八九

怎樣寫遊記

九三

作家與外遊——「新都巡禮」——寫遊記的三忌——「遊歐獵奇印象」

怎樣作寫真文

人物寫真的定義——電影中的特寫——繪畫中的速寫——文學中的寫真

怎樣寫傳記

大學國文系中的傳記研究——傳記文學的特點——正確性與趣味性——「馬相伯先生年譜」

附錄 寫作文體舉例

陸徵祥訪問記（人物寫真）

沒有生氣的外城——本篤會修院——陸神父剪影——修道院生活——典型的隱士——顯赫的經歷——追念許文肅公——不能忘情夫人——私淑先賢元老——懺悔與勵詞

德國神秘女間諜博士姑娘（報告文學）

貞女歟妖女歟——間諜生活的開始——瑞士美術女學生——比國青年軍官——撲朔迷離的化裝聖手——療病時的懺悔——瑪太哈羅死時的真相

法國國歌馬賽曲的產生（音樂批評）

法國革命一百五十年——紀念郵票——青年軍官黎斯勒——酩酊大醉的一夜——馬賽歌兩種譯詞

葛樂德七十誕辰紀念（傳記研究）

在自然懷抱裏的村童——唯物主義的信徒——一點神火燃着了——從罪惡中得到善導——和馬臘梅交遊——留駐中國十四年——「東方的認識」——天主教傑出時人——世界知名的戲曲家——葛樂德的神髓

跋

徐蔚南序

寫作是表現。表現的好和壞，是技術的問題。技術如果有經驗，至少能把意思暢達出來。否則格格不吐，就是犯了寫作第一格大毛病，即所謂「筆不達意」。

寫作而能寫到筆能達意，實已匪易。因為達意二個字包含的很廣。意思有簡單，也有複雜，還有曲折。說到達意，便不論意思如何複雜，曲折，都得要表達出來；假使只會表達簡單的意思，而曲折複雜的意思就表達不出來，那寫作的程度，還只是在「筆不達意」的階段。

寫作原來是靠經驗，而經驗是像守財奴的財富一樣，是一滴一點地聚集起來的，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所能為，所以沒有經驗的便不能勉強。寫慣堂堂論文的評論家，要他寫風花雪月的細膩的詩詞，便是強其所難；同樣，寫慣詩歌小說的作家，要他寫經國濟世頭頭是道的大論文，也得「敬謝不敏」。總之，寫作樣樣都會而且寫得都好的全才，到底並不多見。不過自己所沒有的經驗，也可從旁人的作品裏採集其經驗，以補不足的。評論家能多看千百篇詩歌，也可以寫詩歌的，俗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就是這個道理。

講述寫作方法的書籍，從來最多，詩話就是其中一類，可惜所講的，零碎得很，不肯作組織的研究。自與西學溝通之後，關於寫作方法，才有組織的研究著作，文法類則有馬氏文通，修辭學則有陳

望道氏修辭學發凡，以及其他許多關於作文方法的書籍，對於學習寫作技術方面，實在貢獻不少。

寫作的甘苦原來寫作者自己知道得最明白，寫作者如肯自敘其寫作經驗，自然更其親切有味了。可惜此種書籍在中國還是極其少見。

若谷張兄努力於寫作，於茲十五年，孳孳孜孜，彌鑽彌堅，而他在大中學校當教授也有多年，所以又極富於教育經驗。今出其十五年來的寫作經驗，作有組織的敘述；寫成「十五年寫作經驗」一書，內容分爲四部：（一）敘述其學生時代的寫作經過，（二）敘述其記者時代的寫作，（三）爲寫作技術經驗，特別注意於描寫方面，以及敘述其如何從法國文學中獲取寫作方法，（四）爲文體研究，舉凡文學批評，文學隨筆，音樂批評，寫景文，遊記，寫真文，傳記等作法，凡是他自己親身經驗得意的寫作方法，都淋漓盡致地寫了出來了。

作法書籍最苦乾燥，而若谷兄這部著作，讀來却像讀小說一樣，津津有味，這不僅因爲此書編敘自身經驗之故，也因爲作者富於教育的經驗知道循循善誘的方法的緣故。換言之，作者一方面竭力敘述其「得意之筆」，一方面却想盡方法使讀者獲得寫作的技巧，所以寫得既有興趣，而又懇切（或者可說是實用）。

曾記得法國近代文豪法郎士的文學生活序中說，故事題材，豈僅限於男女間事，就是文學鑒賞也可作爲故事的題材的。他的文藝批評，正是他所創作的文學故事。若谷兄這本著作，可說便是法郎士所說的寫作故事集，一本絕妙的寫作故事集！

一九四〇年秋徐蔚南序於澤人堂

自序

去年九一八紀念日，我得認識一位姓李的天主教傳道士，他纔從羅馬教廷傳信部大學卒業回國，到北方去教書，道經上海，送了一本書給我。在那本書的扉頁上，他寫着這幾句話：『我平日最喜歡讀名人的自傳，尤其文學家的寫作經驗，因為從這裏面我可以得着許多指導和暗示，我希望你也有一天能將你的文學生活描寫一個輪廓給我看，那時我讀着必定更覺親切有趣』。

十二年前，在拙作「文學生活」的卷首，我曾寫過一篇「關於我自己」，是講述我過去二十三年生活上關於寫作方面的事情。至於那一本「文學生活」，只是我對於鑑賞文學所留下的一點痕迹，在裏面既找不到像文學家自傳體的作品，也沒有透澈的理論或警惕的批評，只是十幾篇的讀書筆記而已。

過了四年，在拙作「從囂俄到魯迅」評論集的序文裏也說起：『我曾經努力過寫作的工作，多謝師長和朋友們的指導和鼓勵，使愚魯的我，在文學的園地中，竟也得着一些小小的收穫。使我覺得慚作的，常常收到許多不相識的青年諸君們來信，要求同我作文藝上各種問題的探討。我自己知道是識淺才短，決沒有做他們導師或顧問的資格；我也正和許多愛好文學的青年一樣，我們需要文學批評者來指導我們。……』

今年中美日報副刊「集納」舉辦青年徵文，中有一題爲「我之寫作經驗」，我忝爲審閱人之一，看到不少青年寫作者的供狀，他們坦白地報告每個人自己學習的經過，雖則沒有什麼特殊的見解或心得，但是比起一般所謂老作家們所寫的「創作的經驗」一類的文字，無論在態度方面，在心境方面，都似乎真率得多，而因此也更覺得親切有味。

細觀四十多篇的「我之寫作經驗」應徵文字，分析他們對於寫作發生興趣的最初動機，歸納起來不外乎兩種：一種是被動的；一種是自動的。在被動者的一面，不是受學校教師的獎掖，即是受父兄或朋友的鼓勵；在自動者的一面，則大半是讀了人家優秀的作品，自己禁不住會發生躍躍欲試的心情。再檢視這一羣青年人開始學習寫作的初步，又可以分出這三條途徑：一條是在學校裏跟從國文教師練習作文，一條是向書坊裏買「文章作法」「小說原理」或「小說作法研究」一類的書籍而自己加以揣摩，一條是看閒書，看舊小說，還看報紙的副刊。

這三條途徑，如果說第一條是正路，第二條是捷徑，那末第三條只可以算是左道或斜徑了吧。

在一般學究式的國文教師看來，文藝之路不是一條輕巧的捷徑，他們不但否定「文章作法」或「小說研究」的價值，他們而且更竭力反對把「水滸」或「三國志演義」採作課本教材。在新文化運動中抬頭的作家們，他們把學校中模仿古人作品式的作文，認爲是要不得的，他們主張選讀新文學家的作品，主張寫白話文章，因此各種活頁講義，「小說作法」，「描寫辭典」一類的作品，便充斥於坊間了。至於在今日文壇上已經成名的作家們，他們也都是說自己沒有看過「文章作法」一類的書本，他們當然也不贊成用古文寫作。他們中雖有不少人過去是埋頭在線裝本的國故舊籍，舊小說，傳奇或

彈詞中的，但是公然地誘勸青年看閒書，看報，或讀經史的人，倒也不常聽見。

據我個人的私見，以為凡是學習寫作的青年，只要有途徑可遵循，無論「正路」也好，「捷徑」也好，「左道」也好，只希望他能夠放出勇氣一直朝前走。因為這三條途徑都有一個終點可以到達。在第一條途徑的路端，有一座「象牙之塔」；走第二條捷徑可以經一道「渡橋」；在第三條的盡頭，是一座「大衆園地」。這三種建築物對於人類文化各有他不同的效用。我們最好讓趕路的人，各人就他心目中所期望的目標，自由選擇一條路走吧。

以上只是對於一般已經走上了寫作之路的青年而言。此外還有許多正想從事學習寫作的青年，他們正在三叉路口，彷徨逡巡，不知所往，或者已經走在中途而迷失了他前進的方向，正在暗中摸索；或者走到了岔路上去，將陷泥淖而不自覺；對於他們不是更需要一種指導和暗示嗎？

文藝之路是遙長的，寫作是一種艱苦的事業，學習寫作者若使沒有持久的毅力，心猿意馬，難於走上成功之路。我奉勸一般有志寫作的青年，不向文藝園地問津則已，如果抱有獻身文藝的真誠志願，先要放大目光，慎重選擇應走的途徑。等到一走上了路，向着目標，邁步前進，中途雖遇各種阻礙，應奮勇苦鬥，則自然會發見舊小說中所常引的：『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也正如俗諺所說：「天無絕人之路」，你是遲早會踏進文藝的園地，得到你所期望的果實。

回憶在我十五年的寫作生活過程中，其中經過不少的曲折，阻礙，和磨難，曾在暗中摸索過，也會在道旁彷徨過，幸得諸位師長友人的啓示和指導，歷盡艱程，終於在文藝的園地中，得到了一些小小的收穫。如今雖不敢以「識途老馬」自居，但是把個人十數年所經歷的，作一次自我的檢討，同時

或許對於學習寫作的青年在參考方面，也不無小補吧？這就是我寫這「十五年寫作經驗」的唯一的動機。

在這裏所欲寫述的，都完全根據我個人自身的經驗。爲了要使讀者們容易理解起見，不談高深的理論，只是老老實實把我個人所知道的事情，和盤托出來。我也不引證東西大文豪或名作家的著作，只是把我自己寫過的作品來做例子，這並不是說「文章自己好」，因爲我相信無論那一種作品，只有作者自己最能了解，只有自己會看得最清楚。而且引證到舊作時，仍舊照抄，不加改竄，以期保持本來的真面目。

黃宗羲在他的「南雷文定」中寫過這幾句話道：『歐陽公晚年於平生之文多所改竄，太夫人呵之曰：「汝畏先生耶」？公答曰：「非畏先生，畏後生耳。」余於舊本間有改削者，非敢比歐陽，而畏後生之意則同也』。我不敢附和這兩位古文家的意見，我不改竄舊文，不是畏遭太夫人的呵斥，而只求保持我的坦白的態度，假使有人肯加以指導，不論先生後生，我都當以畏友敬事之。

「十五年寫作經驗」是一種自我經驗的報告，不能當作教科讀本，因爲他既不是「文心雕龍」，也不是「文章作法」，若使有人要走文藝正路或走捷徑，讀了我的報告，一定要大失所望。希望讀者不妨當作閒書一樣地看下去，你們或者會感到親切有趣，假使看了乏味，那只好怪我的文字寫得拙劣了。

民國二十九年六月九日記

十五年寫作生活回顧

在報紙上寫作——引用自己的作品作對照——十五部文藝作品

自從民國十四年起我開始寫作以來，整整已有十五年的歷史。在這不長不短的歲月中，我先後寫過一千萬字以上的文章，其中印成單行本的，一共有十五部集子。十五年寫作，寫成了十五部書，這兩個湊巧相同的記數，在我三十五年過去的生活史上，自然是可以引為紀念的。

無論在質的方面，或量的方面，這幾幾的收穫，在我自己並不覺得滿足。我對於寫作雖有極大的興趣，自從出了學校投身社會以來，有十五年的光陰，差不多都消耗在寫作方面。但是我並沒有企圖把寫作當謀生唯一的技能，我也並不打算把自己變成一個大量生產著作等身的作家。在十五年中，我儼過法國律師幫辦，做過外國公使館秘書，當過國內大學教授，還在歐洲度過兩年流浪的生活。但是大部份的時間，都是兼着新聞記者的職務。

我雖先後從事過幾種不同的職業。但是除了在寫作方面稍有一些收穫外，其他方面沒有多大的成就。因此每次看到在我案頭陳列着的十五部拙作的時候，心裏終有說不出的內疚。

我常自問：寫成了這些東西，不知對於社會究竟有沒有什麼貢獻。我除了寫作之外，難道沒有其他的工作，可以盡我報國的天責的嗎？

此時此地，我困守在孤島上，只能就我個人所站的崗位，拿起筆桿，爲了正義，爲了真理，爲了公道，而從事寫作。

從前在某一個時期，我是躲在象牙之塔裏而從事寫作，那些東西，只能供給少數人當作消閒品讀。中間也有一個時期，我曾出入戰場，在砲火線下，寫成了若干血與淚的文字，但是在量的方面，實在太薄弱了。此外，我也曾寫過一部分觸着現實性的作品，描繪着人間的喜劇，暴露着國際民族的秘密。回顧十五年內所寫下的東西，在寫作技巧上，雖則似乎沒有多大的進步，但是至少在思想上，已有了顯然的轉變，這是不容隱諱的事。

立在舞台下看人家做戲，終不及自己登台現身說法的來得親切有味，爲此在我報告我的寫作經驗時，常要引用我自己的作品來作參證對照。現在把我的作品，依出版的前後，開出一筆流水賬來：

到音樂會去

十六年（良友公司）

文學生活

十七年（金屋書店）

歌劇ABC

十七年（世界書局）

音樂ABC

十八年（世界書局）

珈琲座談

十八年（真美善書店）

異國情調

十八年（世界書局）

都會交響曲

十八年（真美善書店）

新都巡禮

十八年（金屋書店）

留滬外史

十八年（真美善書店）

從蘇俄到魯迅

二十年（新時代書局）

戰爭飲食男女

廿二年（良友公司）

婆漢迷

廿二年（北新書局）

遊歐獵奇印象

廿五年（中華書局）

西遊記

廿六年（千秋出版社）

馬相伯先生年譜

廿八年（商務印書館）

這十五部作品，分門別類起來，計有文學隨筆五種，藝術研究三種，小說三種，遊記三種，傳記一種。其中除了「歌劇ABC」「音樂ABC」兩書以外，都是先在報紙上發表過而後選印成集子的。

就出版的年代而言，我在民國十八年的寫作似乎最多，一共有六種之多。其實這幾部作品的原稿，大半都是在十六七年間所寫成的。「珈琲座談」和「異國情調」中所收集的，都是在「申報」上發表過的文學隨筆。「新都巡禮」初次刊於南京「革命軍日報」；「留滬外史」刊於上海「時事新報」：「都會交響曲」中的幾篇短篇小說，則曾掲載於「真美善」雜誌。

這十五部作品，也可以算是我當了十多年新聞記者所累積下來的東西。我的寫作，幾乎都是離不了報紙，大半都是急就章式的文字，收印在集子裏的，都是沒有失去時間性的作品。

我在執筆時，常牢記着我的文字是寫給報紙的一般讀者看的，所以文字力求通俗淺顯，常用輕快

親切的筆調，尤其從不敢忘記新聞記者對於社會對於民衆所負的職責，這樣我的作品在形式方面雖不講求怎樣的精鍊；而在內容題材方面却始終沒有離開過大衆的讀者。

在一個新聞記者的手冊上，我看見有人寫着這樣的題句：『生在這個時代，做了新聞記者雖有筆如刀也得善用其筆，爲國家民族社會人類造福，令人覺得記者可親而不覺得記者可怕，那才是民衆的記者，和民衆的代言人』。我願常奉之爲我的座右銘。